

儿童文学

短篇小说选



北京出版社



儿 童 文 学
短 篇 小 说 选

北 京 出 版 社

扉页木刻：聂 昌 硕

儿 童 文 学
短篇小说选
(解放以来)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4.375 印张 464,000 字

1979 年 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10071·234 定价：1.40 元

目 录

序 言	严文井 (1)
小橘灯	冰 心 (7)
越早越好	魏金枝 (11)
吕小钢和他的妹妹	任大星 (19)
枪	王世镇 (45)
韩梅梅	马 烽 (80)
海滨的孩子	肖 平 (98)
小社员	康 濯 (111)
我和小荣	刘 真 (121)
小胖和小松	杲向真 (150)
蟋 蟀	任大霖 (165)
蒙帕在幻想	季 康 (180)
小全的宝剑	金 近 (209)
回 国	秦 牧 (219)
雪花飘飘	杨 朔 (241)
活命草	巴 金 (279)
黎明前的故事	茹志鹃 (291)
蛮 蛮	王汶石 (306)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 (323)

草原的儿子·····	孟左恭 (335)
蛇医传·····	洪汛涛 (349)
万 妞·····	葛 子 (372)
找红军·····	鲁彦周 (388)
小仆人·····	叶君健 (416)
月光下·····	张有德 (432)
草原上的湖·····	郭大森 (446)
小树苗·····	鲁 庸 (456)
摄影记·····	刘厚明 (465)
鹤 鹑·····	严振国 (484)
小矿工·····	杨大群 (519)
画春记·····	王路遥 (566)
一家人·····	崔 坪 (580)
苦 牛·····	胡景芳 (606)
上 学·····	管 桦 (656)
打渔的人们·····	崔前光 (683)
冰滩下的秘密·····	郭玉道、左可国 (705)
盼 望·····	梁学政 (722)
路 标·····	王愿坚 (731)
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冰 心 (742)
我和老师·····	刘元举 (755)

序 言

严 文 井

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引起了普遍重视而又感到各种儿童读物奇缺的今天，北京出版社及时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专门为孩子们写作的，着重塑造少年儿童形象、反映他们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是带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是一件着眼于未来，致力于当前的建设性的工作。严重缺书看的孩子们终于又得到了一本好的读物，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创举。

出版这本选集的积极意义，还在于用它来对“四人帮”进行斗争，从一个方面来肃清他们在文艺战线所散布的流毒。这本选集的出现，就是用事实，用长期在儿童文学领域存在的事实来批判“四人帮”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读者们可以看看这些无端被“四人帮”压制、禁锢了多年的儿童小说到底是好是坏，新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流到底是红线是黑线，亲自作出判断。分清这些是非，肯定会有助于今后的工作，可以帮助儿童文学作者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

的革命文艺路线，鼓励更多的人来为少年儿童写作。

我想，能对这本选集作出最恰当的鉴定和最公允的评论的还是今天的小读者们。

小读者们读完这本选集后也许会感到惊讶：这本书里的许多作品是早已有了的，早已流传过的，为什么自己却没有接触过，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呢？是的，你们自己马上就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四人帮”在捣鬼。前几年你们不是看到过一些看了头就知道尾，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所谓儿童小说吗，那是“四人帮”允许你们读的，提倡你们读的东西。他们就是不让你们读各种各样的好书。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四人帮”叫做毒草，多年所不让看的一些好作品，请你们看一看，比一比。这些短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建国以后十七年当中写的，受到当年的许多小读者的欢迎，虽然不一定每篇都是尽美尽善，毫无缺点，但它们都是写得那么富于教育意义和那么吸引人。十七年当中，还产生了不少好的童话、寓言、民间故事，以及专门为儿童写作、表现儿童生活的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等，也都遭到“四人帮”的压制和禁止，长期不能和你们见面。为什么“四人帮”老是不许你们看到这些好书，而只让你们看一些不想看的坏书呢，真值得动脑筋想一想。

比一比，想一想，好和坏就显出来了，鲜花和毒草就分明了。比一比就是战斗。

“四人帮”就是不敢进行这样的战斗，他们就是怕鲜花。他们能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压制鲜花开放，以便

毒草滋生。

现在，儿童文学园地的鲜花之一，短篇小说选集终于能和读者们见面了，这是“四人帮”的失败，我们大家的胜利。我相信，今天的小读者们是会和当年的小读者们一样热烈欢迎这本选集的。

当然，可能欢迎这本选集的读者不会只限于孩子们。

现在，有许多新出现的有志于为孩子们写作的叔叔和阿姨们，想写而又不知道怎样下手。“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同样害苦了这些同志，他们急于借鉴而又苦于无书可读。这本选集也许能使他们得到一些启发。如果这本选集出版后，能够引出大批新的更好的反映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来，这将是一件十分令人喜悦的事。

这本选集里的许多写作者在建国初期也是初学写作者，一定也曾有过一段想写而又不知道如何下手的体验。但是他们经过顽强努力和不断探索，终于懂得了如何写，并取得了这样一些结晶。我们应该珍视这些结晶，特别是它们的提炼者的经验。我没有能力对这三十九篇佳作做全面的仔细的分析，只想说说自己读后所得到的一点点体会。

同一些“帮气”十足的货色相比较，我感到这三十九篇作品共同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这里没有说教，更没有“四人帮”反动的说教。这里有的是形象，是形象在进行活动。是用形象表现出来的生动的生活在吸引我们，在说服我们。三十九篇作品所

描绘的，既有中国解放前的苦难、反抗和斗争的生活，又有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活，形形色色，方面很广，都是生活本身在说话。但是，作者们并没有因此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倾向性。从对真实生活的生动反映和具体刻画的过程中，作者们的热情、愿望、理想等等自然都得到了有力的体现，既感人，又能启发思想。他们没有忽视艺术手段（包括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只有充分掌握和运用艺术手段，生活中的繁杂凌乱的素材才变成了作品中令人信服的完整故事。

第二，这里没有那种生编硬造的“概念化身”，没有那种不需要发展和成长，一生出来就什么都懂、什么都行的小神仙，更没有“四人帮”提倡的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阴阳怪气，高人一等，既打老师，又斗爸爸的“小英雄”。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各式各样正在成长的活生生的孩子们，他们有各自的心理特点，不同的兴趣、爱好、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他们在不断接触各种事物，不断认识世界，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从比较幼稚的状态变得比较成熟，一天天大了起来。敢于写孩子们的成长，是这本选集中许多作者的一个共同优点，因而他们笔下的少年儿童是活的，令人感到亲切可爱。

第三，从这三十九篇小说里，我们看不见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更看不到“四人帮”规定的那种孩子们到处斗“走资派”的套套。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不同的手法，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题材。以题材而论，既有社会主义时期的

现代题材，又有革命历史题材；既有国内题材，又有国际题材。可以说是题材丰富多样。就是同一题材，经过不同作者用不同手法处理，也是千变万化，各呈异采，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意义来。如果允许作者们发挥各自具有的手法、风格等，也就是允许发挥独创性，我们永远也不必担心会产生雷同的故事。看来公式化并不是不可医治，不可避免的弊病。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就是保证克服公式化，保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永远争奇斗艳的良方。

这些短篇小说，其中有不少作品都值得写专文来进行评论，可能还有许多重要的好处没有被我说到；但是我相信仅凭我所能看到的这样一部分共同的特色，它们就能够保持比较长时期的生命力，受到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喜爱。这些作品已经为我们打好了基础，更好的作品就要从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八亿人民（包括两亿孩子在内）参加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向四个“现代化”，两亿孩子需要大量新的精神食粮，我们怎样才能迅速满足他们的需要。首先，我们就要迅速扩大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队伍，欢迎更多的有心人来参加写作。希望所有有志于为孩子们写作的同志们坚定信心，只要善于学习，敢于登攀，我们就能创造新的写作经验，就能跟上新的时代，写出孩子们所需要的新的作品来。在新的长征途上，我们的队伍一天天扩大，好作品一天天多起来，创作

上已达到的水平不断被突破，这是势所必然，因为这是一件合乎规律的事。

1978.6.2

小 橘 灯

冰 心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

“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

“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瓢一瓢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更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象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

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 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选自《小橘灯》作家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越 早 越 好

魏 金 枝

陈步高这个孩子，既能干，又用功，应该算是一个好学生。可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有点儿自私自利。不过他自己决不承认这一点，只承认他主张“不进不出”。譬如碰到别人向他借用一下铅笔、橡皮，他就皱起眉头，一本正经地说：“你为什么老是自己不带？看我，我就是喜欢不进不出，不要人家的；人家用我的，我自然也……好，这次，就借给你，下次可……”其实，他只是怕别人用他的，并非真的不要别人的东西。

有一天，放了晚学以后，陈步高在操场上玩了好一会。等到回教室里去拿书包时别人都已走光了。他把书包从枱板下拿出来，正预备背上书包走出教室，忽然看见左边王念慈的枱板下，剩着一本书。随手拿来一看，吓，原来就是他几次想买都没买到的《一年级小学生》。这时候，要是他真的不要别人的东西，他可以送还给王念慈，也可以交给学校里的老师；就是他想拿回去读一读，也不算大错

误，明天还人就是啦。可是他不，他看到了书，先就心里乱了一阵子，然后四面看了看，看看没人，马上就把书塞进书包里，走了。

他一面匆匆走着，一面心里别别地跳着。为了安慰他自己，他就想：教室里马上上夜课了，我不拿去，别人也会拿去的。又想：就只这一次，我又不是偷他的。可是他心里还是别别地跳着。后来，他只好决定夜里把书看完，明天还给王念慈，这样，心里才算安定一些。

吃过晚饭，他就开始看书。可是偏偏不巧，这天他母亲有些发烧，很早就睡了。一觉醒来，见陈步高还在看书；看看钟，却已经十点了，便马上催陈步高关灯睡觉。他没法，恨恨地将书往书架上一插，就脱衣上床了。书只看了三分之一，怎么办呢？他想：只好向王念慈再借两天了，别的还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一早，陈步高一睁眼就看见那本书骄傲地站在书架上。他已有了四十多本书，长长的排了队，却没有一本比它厚比它大的。那些以前买的小书，简直几本也抵不上它一本。他已经能看这么厚的书，觉得很骄傲。假使自己也有这么一本书，不是更可骄傲么？于是又把书抽出来，看看封面上的小女孩。这小女孩正伏在桌子上，调皮地瞅着他呢！这一看，他就越舍不得把书还给王念慈了。可是书是王念慈的，能不还吗？不还，不是偷人家的么？想到这里，陈步高的脸，马上发红了。他掠掠头发，又用手叉叉腰，到底没有想出好办法来，便匆匆地上学去了。